

A Life Discarded
148 Diaries Found in a Ship

废料箱里的

〔英〕亚历山大·马斯特斯
Alexander Masters 著

吴文忠 译

148 本日记

揭秘一段
被丢弃、
不知名、

不可忽视的人生

一部集悬疑推理、

情故事、社会史

于一体的新奇传记

这本日记被丢在英国剑桥的

废料箱里，不久即被人救起

作家、编剧、《倒带人生》作者

亚历山大·马斯特斯

5 年追索

数万页纸上挤满

500 万字，却只字未提

“我”的身份

非虚构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*A Life Discarded
148 Diaries Found in a Ship*

被搞丢的人生

废料箱里的
148 本日记

〔英〕亚历山大·马斯特斯

Alexander Masters 著

吴文忠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8-8982

A LIFE DISCARDED: 148 DIARIES FOUND IN A SKIP
(PREVIOUSLY ENTITLED: IT WOULDN'T BE TRUE OTHERWISE)

Copyright © Alexander Masters 2016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, COLERIDGE & WHITE LTD (RCW) through BIG
APPLE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PEOPLE'S LITERATURE
PUBLISHING HOUSE 2020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被搞丢的人生：废料箱里的148本日记/(英)亚历山大·马斯特斯著；
吴文忠译。—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20

ISBN 978-7-02-014779-3

I. ①被… II. ①亚…②吴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英国—现代

IV. ①I561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94971号

责任编辑 张海香

美术编辑 陶雷

责任印制 王重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70千字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8.125 插页1

印 数 1—8000

版 次 2020年1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779-3

定 价 5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：010-65233595

A LIFE DISCARDED
148 DIARIES
FOUND IN A SKIP

献给快乐的

蒂朵·戴维斯

1953

/

2013

这是风和日丽的一天，我在享受美好的时光。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，也许不过是想改变一下我的生活罢了。

第一

部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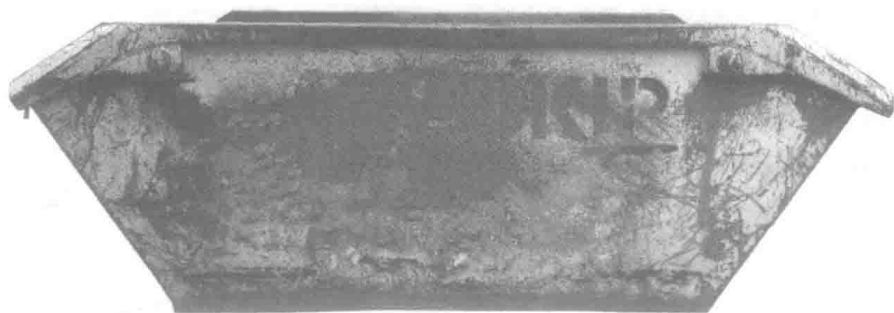
PART

ONE

谜

2001年：废料箱

一个微风吹拂的下午，我的朋友理查德·格罗夫身着衬衫，没扎下摆，闲溜达在剑桥的街上，这时，他发现了这个废料箱。



这个没有装满的废料箱放置在一段死胡同处，掩映在一片古老的红豆杉树篱中。理查德从磨损的黄色废料箱和树篱之间挤了过去，穿过了一片曾经为果园的地方。昔日的果树已被砍去，只留下了脚踝高的树桩，在阳光下显得柔和明亮。梨树枝和苹果树枝堆放在一台木头粉碎机旁边，等待被粉碎成碎片。在这块被清理干净果园彼端，是一处建筑工地，在这芳草依依、万花盛开的野外，它犹如一摊漂白剂，显得那么不协调。那里正在改建一座大型工艺美术馆。屋顶已经不见了。下面两层红砖墙用波纹铁皮围栏给包住了。似乎这块地方正在留给风，好让其彻底冲刷一遍。剑桥的这个地方，居住着许多年老的教授，他们荣誉满满，已是哈欠连连，慢悠悠地开着破旧的车子闲逛。他们的存在，让这个地方有一种陈腐的感觉；这里需要偶尔通通风透透气。

尽管理查德这辈子几乎都居住在这附近，但是这座工艺美术馆却严严实实地隐藏在树篱和树之后，他竟然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。理查德将脸紧紧贴在金属围栏柱间的一个缝隙处，能看到一个门廊的残迹。支撑屋顶的木柱子已经断了，犹如一截膝盖。

理查德又返回到了废料箱处，仔细往里面看，突然变得兴奋起来。里面的某样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他踮起脚尖，伸直手臂，想够到里面，但是自己的胳膊不够长。他将双肩俯在金属箱边沿，身体沿边沿滑动，直到双手碰到了箱子底部，他朝四周寻觅了一下，想看看能找到什么东西垫在脚底，却没能找到，于是他就试图在金属箱边沿倾斜身体，滑进箱子里面，但是他却斜不过去。理查德·格罗夫教授精力充沛，是世界知名的海岛生态学专家，时刻准备弄脏自己，但是他却有点儿发福了。倾斜受阻，他赶紧跑开。半个小时之后，他带着蒂朵·戴维斯博士再次出现。戴维斯博士比他瘦一些。

蒂朵（用倾斜法）很容易地爬了进去，然后顺着金属箱斜壁往

里面滑动，直到双脚站在了一个大盒子上面。一块塑料浴缸板断裂塌陷。蒂朵往下又滑了半英寸。某个金属物体散了架，似乎发出了一声叹息。蒂朵摔倒了，双手触到箱底。蒂朵，这位历史学家，这位获过奖的传记作家，这位用笔名“蕾切尔·斯威夫特”撰写过两部性爱手册的作者，这个全世界唯一一位知道托马斯·莫尔爵士的骸骨埋葬在什么地方的人，此刻彻底明白了是什么东西让理查德如此兴奋。

堆积在一个破损的淋浴盆里的，塞在一扇被拉坏的门的四周缝隙处的，在一堆碎砖头和石板上迎着微风忽闪摆动的，竟然是好几抱书！这众多的书杂乱无章地散落在这些废料之中，竟然还显得兴高采烈。“这些书被丢弃在这里不会超过一两个小时，书看上去刚到不久，”多年之后，蒂朵回忆说，“似乎丢弃这些书的人有可能还在这座果园里，但是理查德和我四处看遍了，没有发现任何人。我当时想，是不是丢弃这些书的人发疯了呢？还是谁在书的主人去世后出现，一怒之下把这些书扔了出来？”

这一发现使她想起了剑桥文学评论家弗兰克·科莫德的一个故事。“科莫德在搬家，他有一间极为重要的书房，里面所有的书都是初版，所有的书都是作者专门给他的签名本，所有的书都装入了箱子中。但是不知道什么缘故，他却误将这些箱子交给了环卫工人，而没有交给搬家公司的人。就这样，这些他个人极为珍贵的收藏品就被运走了。他再也没有看见过他的这些藏书。废料箱里的这些书也是同理：让人感觉隐私遭到了不公的待遇。很显然，这些书不应该被销毁。你就是想把它们捡起来。捡起来不是想把它们据为己有，而是为了保存，因为不管是谁将它们扔进了这个废料箱里，他也是几分钟前刚刚离开。这些书仍然鲜活无比。”

其中几本书封上有起鼓的皇室徽章。

G. R.



其他一些属于廉价书。



它们是一些单调的灰蓝色廉价练习簿。许多书是那种常见的质量很好的精装本，仿古的账房红色，上面印有烫金字：“Heffers, Cambridge”（剑桥赫弗书店）。有些书是薄薄的黑色册子，带有插画壳封，封面可能基于神经系统图，由此可知其属于医疗实验室用品。有1950年代警察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来的那种记事小本子，还有我记得是1970年代最后一次在校服专卖店里见过的那种厚厚的小账本。有些书已经部分被水损坏了，书页早已干掉。书角粘在了一起；书钉腐蚀的锈迹渗进了书页里。一个足以装下一颗人头的盒子被扔在了废料箱的远端，早已被摔坏。里面有更多书，从它们的封面上看，有战后糖

票，也有闪着光泽、触感顺滑的精装壳封，似乎就是上午刚刚买的新书。箱子的侧面有潇洒的绿色印刷字：“利宾纳！立减5便士^❶！”

一本白色笔记本被蒂朵捡起来时，犹如巧克力一样断开了。里面腐烂的书页上写满了字，一直写到书页边缘，那些字犹如一种液体，被灌了进来。

这是一本日记。

废料箱里全部148本书都是日记。

❶ 此处便士 (d) 为英国旧式货币，240 便士等于 1 英镑。自 1971 年，现行 100 便士 (p) 等于 1 英镑。

利宾纳果汁箱



男孩还是女孩

{12岁}

一个人可以围绕自己，洋洋洒洒写出五百万词，却忘记告诉你自己叫什么名字。

以及性别。

在日记中，人们一般不写姓名、住址等明显的个人信息。他们只是活着的“我”。

然后死去，接着就被扔进了废料箱里。

显然，作者去世了。人们去世前，可能会烧了自己的私人日记，却不会将之扔到陌生人能够捡拾的户外。

发现这些日记之后，发生了两件可怕的事情。理查德在澳大利亚参加完一场派对之后，司机在送他回家的路上打了瞌睡，车子撞上了

一棵大树。理查德是他那一代人中最勇敢、最有创意的学者，他大难不死，回到英格兰之后，坐在轮椅里被推来推去，辗转于英格兰各大疗养院之间。

几年之后，与我在写作上合作了四分之一世纪的蒂朵被医院诊断出，胰腺上长了一颗10厘米的神经内分泌肿瘤。我和她一起听取了确诊结果。我见识到真正勇敢的次数并不多，所谓真正的勇敢，就是那种每当你想起它，你都会油然而产生一种敬佩。于我而言，堪称《圣经》里面所讲的那种勇敢有一大串，独占鳌头的就是当我们走出全科医生诊疗室时，蒂朵的那种专注的镇定。“好吧，我这一辈子也算活得不错了，”她说，“现在，我们可以去维特罗斯咖啡馆看看你的书了吧？那里凉快些。”

几个星期之后，她开始清理自己的房子。在解密日记主人这件事上，她仍没有取得多少进展。日记里不仅没有名字和收件人地址，也没有明确描述写日记人的相貌，没有提及写日记人的工作，没有关于写日记人的朋友或者家庭成员的可辨识的任何细节。任何能够用来将自己说明给他人的东西都没有。“我”为什么要不辞辛苦地写出细节呢？“我”已经知道这些细节了。

蒂朵该怎么处理这些日记呢？她不能将日记交给警察：警察会笑话她的。她也不能把日记烧掉：那等同于犯罪。

她把日记给了我。这就成了我的任务：我必须找出这些“活着的日记”的合法继承人，然后将日记归还。

她将日记分别放在三个箱子里。最初的利宾纳果汁板条箱没有盖子；箱子的一侧塌陷了，顶部只盖上了一半儿，就像一只挨揍了的眼睛。在蒂朵之前最后一个碰过这个箱子的人，就是将箱子扔出来的那个人。箱子外面除了那句广告词“立减5个便士！”之外，其他什么也没有写。没有包装标签。没有备用地址。其中的一个扣手被齐整地撕掉了一半儿。

最大的箱子很薄，样子很普通，长度几乎到人的大腿。箱子塞得鼓鼓囊囊。透过纸板箱的缝隙，我能瞥见里面好几道色彩鲜艳的现代日记本书脊。

第三个箱子有躯干大小，原来是装佳能便携式复印机（“零热机时间”）的。箱子很光鲜，用管道胶带封存得很严实。在一处边缘有一个标签，上面的地址是写给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图书馆员。

我想，也许这些日记属于三一学院的某位老师，情绪顿时有些沮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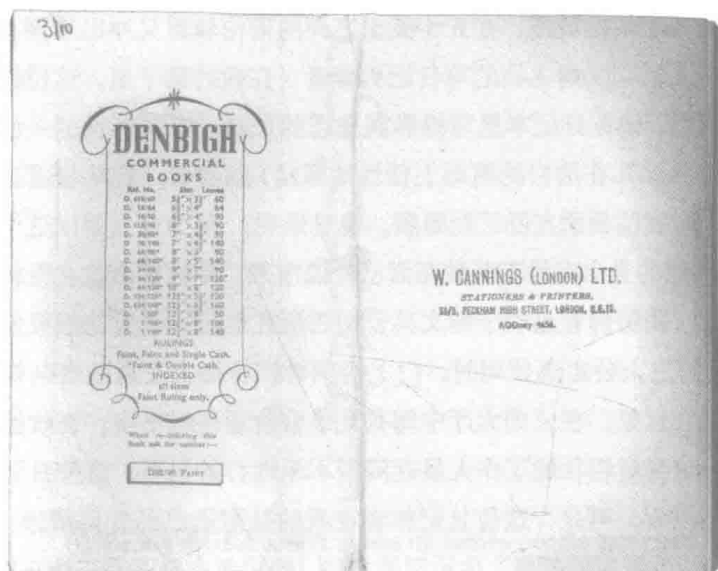
那个利宾纳果汁箱最吸引我的注意力。

我在想象，将这个箱子扔进废料箱里的那个人的双手仍半隐半现，在纸板箱上闪着光。我在思忖，通过认真的科学分析，我是否能够发现，这个箱子被扔进废料箱里所造成损坏的原因，是被狠狠扔进去的（作案人勃然大怒），还是被轻轻放进去的（作案人在缜密地计算落点）？我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，往撕坏的扣手里面窥视。里面的日记塞得杂乱无章。大本深色日记中间插着口袋本，这让层层叠叠的日记中有了狭窄的隔板形状的缝隙，像一个个石洞。在一个角落，一本薄薄的壳封精装书已经被压扁了，压力之大，书脊都散了。许多书的边缘已经腐烂，变成了青苔色，犹如它们在悄悄地回归树木的路上，恰巧被我撞见。一本日记的边缘都长出了一层整齐的白色条状霉菌，就像陈年切达奶酪上的真菌一样。

我将鼻子紧紧地贴近扣手。里面闻起来刺鼻、伤感。

这个箱子里一共有27本日记。我拿出来的第一本日记，是一个口袋本：书脊、书封不同材质，蓝色封面，红色书脊。里面有印刷商的广告，形状像小胡子似的花边里面写着“登比商务印刷”，我联想起在美国中西部的微风中摇摆的指示牌，眼前闪现出克林特·伊斯特伍德饰演的牛仔叮当作响地走进小镇。在对页上，印刷商用紫色墨水印着详细地址：W.坎宁斯有限公司，伦敦佩克汉姆主街23/5号。在左上角，

用铅笔写着价格：3/10。



里面的每页纸上都是满满的手写笔迹，连边缘也不放过。字母写得自信、大气，在每行写六个单词的纸页上，所有能写字的地方都写满了。除了偶尔能看到下列几个字母写得十分喜庆，“J”“H”“d”，

J H d

其他字母从头至尾，都是用一种近乎机械式的规则字体写出来的。这不是一种有特别用途的日记本。任何市面上的日记本都满足不了这个写日记人的需要。有些篇日记4000词；有的甚至更长；没有一天被落下。这是一本普通的袖珍笔记本，而写日记人迫切地想要记录个人生